

西风残照清翰林 落阳如血李恩长



李氏家谱

宰相以怨报德 知县害死他乡

毛中堂之母治病之事过去了。李恩长的厄运也随之来临了。李恩长本来学富五车,才华出众。均预料其考取大翰林是绰绰有余,稳操胜券的。但三榜过后,仅取得翰林院庶吉士——小翰林的学位。事后,别的进士都被中堂派遣出京上任了。李恩长却在京候缺8年。按一般情况,翰林院出京任职,不是巡抚就是知府,最没门路的也是知州。毛昌熙却派李恩长到江西万载县任知县,万载县离中牟3000余里。当时,那里偏僻荒凉,地瘠民贫。李恩长吃尽了苦头。好容易3年任满,毛昌熙却耿耿于怀,不解心头之恨。没达到“借刀杀人”的目的。第二任又派遣李恩长到安徽宁国任知县。没到3年,李恩长得了暴病躺倒。加之缺少药草,不久去世。

李恩长的悲剧,就是“翰林院坐知县——差级到底”的出处。

往事风吹雨打 美名后世流传

如今,事情已过上百年,记者再次来到李恩长故乡,而他所居之处已经变成村里的一条小路。在村里,记者找到了李恩长的后人李景生。今年87岁的李景生说:“李恩长是李家第十二世后代,自己是十三世后代,李恩长比自己年长一辈;并拿出李氏家谱找到了写有李恩长的那一页。”据家谱上记载,李恩长父亲名叫李伯雅;弟兄四个,哥哥李恩普,两个弟弟分别是李恩照和李恩广;有一儿子叫李怡质。

李景生说,几十年前李恩长居住的房屋还存在,土改时被推倒;有关李恩长的很多资料和书籍原本也有不少,“文革时,我在村里当会计,当时要焚烧掉很多古书籍,我不忍心就暗自留下了这本李氏家谱。”

如今,有关李恩长的物饰多已不存在了,只有这本家谱和村西的李恩长墓。但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却永远留在了村里、民间。

(本文部分文字选自《史话中牟》)



李景生所站之处为李恩长旧居所在

“翰林院坐知县——差级到底”。这是中牟县广为流传的一句歇后语。寓意大材小用。清朝咸丰年间,今中牟县大孟镇西的大庙李村,有一秀才李恩长,饱读诗书,精通岐黄,街坊邻居,求其治病,不论贫富贵贱,均一视同仁,精心诊治,药到病除。上述歇后语就是出自李恩长的生平故事。9月22日,记者来到李恩长的故乡大庙李村,探访关于他的传奇。

中牟播报 谢鹏飞 文/图

感恩店老板 妙手救老母

大比之年,开科取士。天下举子,都要集中到北京参加考试。李恩长提前赶到北京。住在一家饭店里,集中精力,做考前准备,饭店老板对顾客和蔼可亲,热情周到,亲如家人。一天,李恩长课余在院子里散步,见店主愁眉苦脸,似有心事。李恩长询问得知,店老板的母亲年纪高迈,患有重病,请了好几位医生,百般调治,疗效不佳,病情日渐沉重。

李恩长感念店老板殷勤待客,又是孝子,应替他排忧解难。于是毛遂自荐到后宅给老太太把脉问诊,原是虚火上升,应以泻为主,先泻后补。李恩长当场开了药方,老人服药后,病情大为好转。又服了两剂,疾病痊愈。店老板喜出望外,千恩万谢。

藐视权贵 埋下祸根

为了报答李恩长的大恩大德,店老板处心积虑,寻找机遇。一天,店老板的同乡到店里坐。闲谈之中,得知那位同乡在当朝宰相毛昌熙中堂门下当差。店老板一听又惊又喜,遂向同乡举荐了李恩长。

店老板的同乡听说李恩长医术高超,不禁喜出望外。一是受同乡所托应尽心尽力去办,再者能给主子物色到名医,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。因为,毛昌熙80多岁的老母,近几年病魔缠身,卧床不起。虽然请了很多名医,但效果不佳。毛昌熙心急如焚,四处寻找名医。那位同乡随即给毛昌熙作了汇报。

第二天早晨,那个当差匆匆来到客栈,店老板陪着来到李恩长的住所。这时李恩长正在读书。店主人满脸带笑:“李先生,恭喜了。中堂老爷派人来请你去给他的老母亲看病。凭你的精湛医术,一定能得到中堂老爷的赏识。将来还不是官运亨通,飞黄腾达吗?”李恩长想:人的立身处世应凭真才实学,如果只会趋炎附势,阿谀奉承,那算什么?毛昌熙为母亲治病,竟然派人来叫,显然是凭权仗势,有悖于“请医如拜相”的传统道德。就对请医的人说:“回去禀告你家大人,大考将近,我没有闲暇时间。叫他另请高明吧!”说罢,若无其事地又读起书

来。时隔不久,中堂的总管又来了。高车大马,非常隆重。一进门便打千施礼,双手呈上毛昌熙的名片:“中堂老爷有请李先生。”按一般惯例,名片到就等于本人亲自到。李恩长平心静气,和颜悦色道:“为老太太治病,这是公事还是私事?如果是私事,为娘行孝,能以权势代替吗?请你回去问一下,老太太是不是中堂大人的亲生母亲?”总管无言以对,只好红着脸走了。

总管回去,向毛昌熙作了简要汇报。还没敢把话说完,毛昌熙就满脸的不高兴:“好个李恩长!但又无可奈何。按道理,为母亲治病自己应亲自去请医生,不能派人去叫。如果自己亲自去叫,有损自己威望。毛昌熙心想,过河拆桥。必须在过河之后,没过河怎能拆桥?只有自己屈尊前往了。毛昌熙到客栈,见到李恩长,叩见李恩长,小的毛昌熙,拜见李先生。我老母有病,敢劳李先生大驾,为老母治病,我将感恩不尽。”态度诚恳,恭敬有加。李恩长见了,毛中堂身着便服光脚赤脚,袒胸露怀,大有“负荆请罪”之势。一笑道:“看来中堂大人还算是个孝子,学生遵命。”

来到毛府,客厅茶罢,到后堂给老太太作了诊断。根据望闻问切的情况

分析,李恩长说:“老太太经常吃山珍海味,消化不良。且肠胃大量生虫,引起贫血,病情较为严重。以我之见,应下泻驱虫。”李恩长当时开出一味药方——砒霜四两。毛中堂接过一看,不禁毛骨悚然。药品不仅剧毒,而且剂量太大。李恩长预料不能为一般人接受,就斩钉截铁地说:“用药如用兵,照方炮制,如果出了问题,我以全家性命担保。”毛中堂虽然相信李对病情的分析,但总是犹豫。于是擅自变动了药方的分量,改为二两。老太太服药后,果然排出很多寄生虫,但病情没有痊愈。

第二天,又请李恩长复诊。李恩长一看,病只好了一半。就问:“药照方服用了吗?”毛中堂不敢隐瞒:“只吃了一半。要不,今天再吃一半,行吗?”李恩长非常惋惜地说:“中堂大人,再吃,我就不敢负责了。你可知道,砒霜剧毒,如果不是被虫吃掉,哪怕只是一半(即一两),也能置人于死地阿!何况是四两呢!现在,虫已经有了抗药性,闻到药味就不吃了。再吃药,必然被人的肌体吸收,能不危及生命吗?”毛中堂后悔不已,惭愧莫及。痛恨自己不学无术,又不尊医道,给自己母亲造成终身的痛苦。